

张惜萍

木匠来我家给姐姐打嫁妆的那天,我好奇地跟在后面。他一米七左右的个头,身材偏瘦。木匠每走一步,肩膀就会抖动一下,背着的大工具箱也会跟着颠一下,很奇怪的姿势,邻居阿牛说他外号就叫“瘸腿”木匠。

一有空我就去看木匠干活。他挑好木头,先将墨斗固定在木头的一端,再一拐一拐地跟着黑线走到木头的另一端,蹲下身子,眯着眼,定准后,用拇指食指提起黑线“啪”地放开,黑线便弹到木头上。这时,木匠缓缓起身松口气,眉头也随之舒展。刨木板更是有趣,随着他手下刨子那熟练地一推一拉,“唰——唰——”木卷花便从刨子上端冒出来互相推着挤着掉落地上。一会儿,木匠的额头有了汗珠子。

木匠脾气很不好,在街上小孩子们跟着他时,他会回头吼,可木匠对我倒是和气又宽容。一天,趁他喝水的当口,我赶紧拿起他的刨子去木板上推。看他脚足劲儿,咬牙发力的样子,他竟吃吃地笑了,露出两排被烟熏得黑黄黑黄的牙齿,那笑容瞬间即逝,在他平日紧绷的脸上竟好似闪过一束光。还有一次,趁他去锯木板,我拿起墨斗也学他的样子往木板上

弹,结果弄得满手满脸的墨汁,还把他刨好的木板弄得这黑一块那黑一团的,他回头见我的模样一愣,继而哈哈大笑,说:“没事没事,木板还能用,我再刨一遍就行啦!”

一天,妈妈陪姐姐去镇上买东西,让我们放学后去姑姑家吃晚饭。饭后回到家,照例先去厢房,木匠不在。炕桌上的盘子里竟摆着两根粗粗壮壮的油条,那油条透着黄灿灿的光亮,松软诱人,我蹑手蹑脚地走上前,赶紧拿起一根,快走两步,油条那飘逸在空中的香气仿佛在向着我招手,我快速地返回抓起那根油条,一溜烟地跑到了园子的墙角。这时,家中的小花似乎也闻到了香味,蹲在脚边向我百般讨好地“喵喵”叫着,我心中立刻有了主意,开心得甚至都没有细细品味就把油条吃光了。

晚上,母亲叫我到主屋,手里拿着那根久违的惩戒木条,严厉地说:“想想你今天做什么错事了?”看着母亲平日和蔼今天却黑黑的脸色,我立即慌了神,矢口否认道:“那油条一定是小花叼走吃掉的。”母亲不由分说地拿起木条打起了我的屁股,我疼得哇哇大叫。这时,在外面水池边洗脚的木匠一拐一拐地飞跑进来,边护住我边着急地说:“大嫂,油条是我让孩子吃的,不要打孩子。”母亲这才停下来,那天晚上,我翻来覆去地一夜不曾睡着。

第二天,我放学时路过厢房,木匠叫住我,心疼地问:“屁股被打得还疼着吧?”一边从工具箱夹层里取出一把小木剑送我。好漂亮的小木剑啊,把柄和剑峰衔接处刻有镂空的花纹,中间最宽处竟雕刻着一个小女孩,在一枚弯弯的月牙上坐着,惟妙惟肖。我拿着小木剑爱不释手,竟忘记了疼痛,心里更加后悔吃了他的油条。

姐姐出嫁那天,新家具被装上车,却留下一个小木床立在墙角,妈妈说这个小木床是木匠用打家具的边角料专门做给我的。那天的酒席上有个木匠的老乡,说地震那天,木匠在往家赶的路上,为了扒出一个被压住双腿的小女孩,自己也被災震压住了右腿,延误了回家教妻子和女儿的时间,右腿也从此落下残疾。那个老乡还指着我说,木匠女儿走时和这个娃娃年纪差不多。

姐姐婚宴后,我躺在小木床上,眼前浮现出木匠紧绷的脸,怪异的步姿,竟满眼泪水。原来,瘸腿木匠并不“瘸”,他的心是那样的善良和伟大,在这秋鸣盈窗的冷清之夜竟让我感到无限温暖。



## 水调歌头·三上井冈山

千叶

梅雨下赣南,三上井冈山。

几度喧嚣沉寂,依稀是从前。

昔日旌旗铁马,早已紫棠嫣红,

浩渺山水间。

五指峰上好,飞水入龙潭。

步红毯,祭英烈,忆当年。

铮铮铁骨,理想信念高於天。

四个全面布局,两个百年目标,

寻梦敢担先。

雾里望神山,圣地越千年!



李 晓

火柴,在我童年时生活的乡下,生火,点烟,放鞭炮,大都是靠这个。

不过乡下开拖拉机的崔师傅是个阔绰一点的人,我见他在村子里转悠时,用的是比较稀罕的打火机。崔师傅给人点烟,大拇指一按,咔嚓一声,一团绿光跳跃,崔师傅满足地露出满口黄牙。崔师傅在村子里的土公路上开着拖拉机突突突飞驰时,也是露出这样得意的笑容。

有一天放学路上,崔师傅正开着拖拉机撒野似的狂奔,他突然看见来村子里检查农业生产的一个公社干部。崔师傅猛踩刹车,从驾驶室跳下,恭敬地递上烟,掏出打火机点火。公社干部贪婪地吸上一口烟,吐出一口烟圈,眯眼望着烟圈说:“老崔,这个月公社来了一批化肥,我给你搞了2000斤指标。”崔师傅躬着腰连声感谢,我见他口水也流出来了,他掉了两颗门牙。见我在一旁慌慌张张张望,公社干部



这一生你该尊重三种人,一种是你养大的人,一种是在你跌倒时扶你起来的人,一种是你陪你到老的人。

赵春青画

欧 阳

年轻时喜欢皇后乐队(The Queen)的《We will rock you》,年过半百之后,觉得主唱弗雷迪·默库里(Freddie Mercury)对自己和乐队的界定更愜意。这个搬运工不迎合流俗社会,也不向商业资本妥协,而是“做音乐给其他另类听,他们是缩在房间角落里的边缘人,心里清楚自己不合群,我们是属于他们的乐队。”这不只是摇滚的意味,我倾向于把这种论调归类为其对音乐,或者更多的,是对自身职业选择(兴趣)的追求和认知。

所以,去了影院,欲一探皇后乐队传记片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如何演绎他们那一段个性化的职业(生活)轨迹。不巧的是,到影院时,计划时间的那一场已经开始了几分钟,犹豫一下之后决定看下一场。买好票,直接下楼去了熟悉的那间咖啡馆,要杯茶,坐了下来。

咖啡馆人不多,几个小家伙正在用小手拿捏陈列的面包,跟着冲过来一个人,恐吓、训斥都不缺地招呼着那些孩子,然而看他的表情却充满着和善。并不恐惧的幼童们笑着跑到了家长们身边,服务生也跟过去和家长们说了话,大家脸上都带着微笑。

在我印象里,这个服务生在店有一年多了。我不是那种能记住陌生人脸的艺术家的,之所以对之有印象存储,是因为他的勤快,感觉长着两条一刻不停的腿,以及相伴随的,其他肢体的持续运动,或还有不停歇的脑袋。他总是很忙,收盘碟杯子擦桌子……实在有空,就细心地将顾客翻乱的点

孟祥菊

前年暑期,儿子鲲鹏从省城的一所大学毕业。按照预先的设想,我希望他能回到我身边工作,并由此走上一条娶妻生子的常态道路。这样的话,我们彼此间的照顾就会多些,也能少却诸多生活方面的牵挂。

想不到的是,向来性格温顺的鲲鹏,竟背着我做出一件“惊天之举”。他表面上答应我要返回本市就业,却在毕业前夕将自己的求职简历在网上发了个遍,并采用先斩后奏的方式,私下里与沈阳的一家铁路信号公司签了三年劳务派遣合同。当我得知这

问崔师傅:“这是哪家的娃?”崔师傅答:“这是村子里老李家的娃,在学校作文写得可好。”公社干部点点头:“好,好,我认识他爸,县城里的干部。”然后和蔼地蹲下身说,娃啊,你好好读书,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,长大了也开崔师傅这样的拖拉机,公社给你赞助几百块钱买拖拉机如何。我摇摇头,不兴趣地说道:“我不开拖拉机,烟子大,我要开飞机。”公社干部哈哈大笑,娃娃啊,哪儿有那么多飞机开啊,我们全公社,也没一个飞行员。

我的堂伯,他不抽烟,但衣服口袋里总带着火柴与烟,我常看见,瘦小的堂伯躬着身子给人装烟、点火的情景。堂伯首先舔了舔指头,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,有时还把烟喂到嘴里,然后摸出火柴,先把火柴头放在鼻边嗅了嗅,感觉是在嗅火柴头是不是受潮了,再小心地擦燃,腾出一只手蒙住火光,倾着腰身给人含在嘴里的烟点燃。等堂伯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,他便嘿嘿嘿笑着,等候抽烟人的吩咐。有一次,堂伯给人点烟时,烟雾呛得他猛烈地咳嗽起来,他蹲下身去,蜷缩成一团儿,双手抱住脑

袋压迫住咳嗽声。我堂伯总是那么谦卑的样子,软软耷拉的眉毛淡得几乎看不见,目光如老驴温驯的眼神子。

我进城工作那年,才19岁,堂伯给我送来一个打火机,郑重地说,侄儿啊,这个用得上,你给人装烟,要是人家没火,你还得给人家点上。我说,伯,我还是要一盒火柴吧。堂伯乐得放声大笑,那是我见过他笑得似乎最痛快的一次,他一直活得战战兢兢,走在村子里的大路上也如在走钢丝。

堂伯果然去找来一盒火柴送给我,火柴盒上,是一个戴安全帽的男人驾驶着拖拉机的图画。

我保存堂伯送的这盒火柴,差不多也有10年时间吧,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行为。在城市阴雨绵绵的昏沉天气里,在盈盈秋水涨满一条大江时,我想擦亮一根火柴的光,柔柔地温暖一下我的心,抚慰一下风尘滚滚的世俗疲惫日子。但那尘封已久的火柴,早已受潮,无法擦燃。有一天,我温习了一遍童年在乡下的动作,把火柴一根根取出来,摆放整齐,怔怔地望着,纤细的火柴梗上托着一个火药帽儿,

## 很多次的告别

吴丽蓉

在发射卫星的小村庄,我和两个彝族小男孩聊了好久。我跟他们问东问西,问长问短,这两个小孩都很健谈,很大声地跟我说了许多话。

临走的时候,他们跟下来。我快要上车了,听见其中一个男孩大喊:“喂!”我回头跟他们挥挥手,也大声说:“再见啊!”

有那么几秒钟,念头闪过,要不留一个他们的电话吧,可是他们并没有手机。还是算了。

坐在车上,清风吹过,我的心里泛起一个涟漪。风过后,涟漪散去复归平静。这样的告别,已发生过许多次了。更多的情况是,走之前,我会再确认一遍对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。若干天之后,这件事情完结,那个写满字的小本子则会角落里静静地落灰。

以合理的名义,去探访不同的生活,去了解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,去获取各种专业领域里有用或没用的知识,是我工作的一项动力。

除了观察、体验,面对面聊天是最直接的方式。上学时和同学聊天,如果问题问得太细,常被抢白:“你查户口的啊!”

但现在我做的事,大概比查户口还细致。比如,我会问许多人他们的年龄、家里几口人、收入等等接近个人隐私的问题,而且要做到尽可能准确的答复。

当然不是每次都问这些,或者说只有特定的时候才会这样。这种没有交换、单方面的询问,有时会让感到不安。我所能给的,也不过就是一个真挚的眼神、轻松的表情和足够耐心的倾听。偶尔我也

好像一群孤独的小娃娃。然后,我把一根根火柴放入火柴盒子里,盖上盒面,俨然存放着一些岁月里等待再次燃起的光影记忆。

凝望一根火柴,它确实会给我带来时光胶片上浮出的一些镜头。在乡下老鱼鳞层叠似的青瓦房顶,缕缕炊烟是村子的魂魄,柴火灶前,我的亲人与乡亲们擦燃一根火柴,把柴木“轰”的一声点燃,老树疙瘩燃烧时,喜悦地发出如豪爽之人的朗朗大笑,我奶奶说,那是客人要来的预兆;在乡下老井边的皂角树下,乡人们碰头见面时,相互掏出火柴擦燃给对方点上一支烟,这是现在乡村里快要灭迹的一种礼仪,火光中,映出乡人们老土一样质朴粗糙的脸;村子里一对为土地界限闹矛盾的男人,有次见面,其中一个男人沉默中掏出火柴给另一个还气鼓鼓的男人点燃烟,烟火闪烁中,彼此心里的疙瘩也烟消云散了……

哪个有心人,从天幕里伸出手来,送我一根从岁月角落里拾起的当年火柴,擦燃,一股木质的沉香吸入肺腑,微光颤抖,那逝去了的温润年代,缓步归来。

间点别的,并不全是为了工作,只是想满足好奇心。

为了“生动”的缘故,还总是试图让别人讲几个自己的“小故事”。“我没有什么故事。”大多数人会这么说。可事实上,他们的一蔬一饭、柴米油盐,全是记录者眼中的故事。

由于各种选题的需要,我经常需要“找人”。只要愿意,可以通过六度空间联系上任何一个人。接触的人当中,有的位高权重,有的平凡普通。对他人的生活进行或深或浅的“侵入”的同时,他们也可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或我。

然后,很快就会迎来告别。

人的一生能遇见多少人,又能记住多少人?我无意去结交什么人,在我的眼里,“关系”可有可无,“人脉”虚无缥缈。能在我记忆里留下的,是什么呢?

是那些在寂寞的山沟里搞科研的人,是那群在冰天雪地里干活的人的身影,是那个大概会一辈子追着垃圾跑的环保卫士透过手机传给我的声音。我想这样就够了。

最近又去了一个地方,如同往常,又在短时间内密集地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,又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个小本子,又记下了很多个名字和电话号码。

我又知道了好几种人生。虽无惊天动地,却也足够震撼。

离开前的下午,我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碧水,还未完全转绿的草地和开得并不茂盛的海棠花,觉得这一切都是美好的。这里的春天,是这个样子的。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稍微长那么一点点,就会产生一种微妙的感情。留恋,不舍,不知道下次再来会是什么时候。

于是,我又进行了一次告别。

## 乐观的跑堂哥

像劳模那么勤快,老板有额外的奖励?

没有啊。

那一脸开心的模样是为何啊?

把事情做好就很开心呗,您不是吗?

没三两句话,拒绝坐下,“眼里有活儿”的他边开罗圈腿继续忙去了。

我觉得他虽然不属于莫库里“缩在房间角落里的边缘人”,但应该也是另类的家伙。以现在的情势,收入不高的跑堂不大可能是终身职业,而且,几乎不是好工作。他的心情愉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?我理解力有限,如他这样没有受过“高等”教育的人,真要束缚四肢坐在办公室里无序运转脑袋还会如此开心吗?估计多半是愁眉苦脸。所以才有分工,是这样吗?

只是有时候我真是想不明白,开心地工作重要还是诱人的薪资重要,人们所顾虑的职业选择,也是在心情和收入的二元场域里颠来倒去——二者和谐相融几乎是罕见的景观。

我又想到了皇后乐队的分合:心情显然对事业有着实质性的重大影响——按照The Queen的经验,好心情才有好出品。

诚然,是有工作狂因为疯狂工作而自觉满足,是有看不惯世相的“边缘人”愤世嫉俗……所属各异的群类可以和谐地各安其所吗?就像皇后乐队偏执于自我沉醉之时,也给世俗大众带来震撼的音乐——不仅是局限于“边缘人”,即便莫库里这么说,甚至他真的这么想。

其实无论是因为开心而工作出色,还是活计做得好而开心,就像咖啡馆这个乐观的跑堂达人,顾客、老板都会喜欢的。为了钱拼命地损耗大脑和身体,还是身心轻松地做好自己的事,抑或舍弃这个闹心的境况重构文化,何者会赢得未来呢?



说到兴处,他便会调皮地点燃一支烟,然后朝我挤眉弄眼地吐着烟圈,那样子,简直是个长不大的高中生。

这次回家,我坦诚地向他提及未来成家的事,我告诉他,家是一个人行走尘世的港湾,也是最终归宿,一个男人,不可以一辈子过无根的飘荡生活。鲲鹏看了看我,第一次郑重地向我道明自己的看法。他打算在这期合同干满再续一期,待自己的资金积累到一定数额后,他会在省城购置一处房舍,换个固定职业安稳下来,然后一步步完成娶妻生子的任务。听了鲲鹏的话,我的内心一片释然,原来他对自己的一切早就有了预设,只是不便直白地提前言说罢了。

铁路系统的工作性质是“接令即走”。年假未满,鲲鹏便被接到被派往齐齐哈尔救急的调令。他乘坐的是凌晨三点的动车,我照例打的去车站送他。微凉的站台上,鲲鹏将我的外披大衣拽了拽,很绅士地给了我一个拥抱。

列车开走了,面对鲲鹏闪电般消逝的背影,我心里一片释然。飞翔,是青春的底色!惟愿鲲鹏,能在自己的天空中,逐梦扬帆,傲岸飞翔。

## 飞翔,是青春的底色

一切的时候,他已办好了所有的工作手续,并欣然接受了远赴安徽出差的任务。

送别的站台上,鲲鹏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对我承诺道:“妈妈,谢谢你养育了我23年。记得你说过的,‘少不离家是废人’,我是一个男人,不能老躲在你的膝下过活!请给我几年的时间去打拼,即使跌得头破血流也不后悔。之后,我会听从你的安排,做你永远听话的乖儿子!”

偏爱文学的鲲鹏说出来的话很动听,有点像韩剧里的人物对白,台词青涩,透着十足的文艺范。面对无法逆转的现实,我用手抹了抹眼睛,故作轻松地为他送去祝福。

三年的时光辗转即逝,鲲鹏在以一种我追不上

的速度成长着。他珍视自己的工作,以乐观而敬业的态度,先后到西安、丹东、大连、长春等多个城市的铁路沿线去工作,并以骄人的业绩得到主管领导的认可和称赞。

如今,他已初步掌握了铁路信号相关设备的安装、维护、维修及改造等整套技术,并参与了沈丹、丹大、哈大等高铁的开通工作,成为一名素质过硬的铁路信号工。

今年开春,鲲鹏推掉了利用年假与朋友去境外旅游的机会,刻意赶回家中陪我。他典当了所有自己的业余时间,心无旁骛地随我去市场购物,或与我到本城的街路游走。常常地,他会嘴巴乖巧地将单位里的旧闻轶事讲给我听,